

古窑里的意蕴

□来其



摄影 桑伟宏

均无遮蔽,风“呜呜呜”吹几天,瓦坯便干巴巴能进窑烧制了。我首次见到古窑时,那个棚子还在。

古窑旁有一条河,一口井。砖瓦窑一般都会选择邻近水源处,因为制坯烧坯都会用到水。砖瓦坯送入窑炉后,得连续烧上半个月。停火后,用砖块、泥浆堵死窑口和烟囱,将瓦窑密封八九天。在隔绝空气氧化的情况下,瓦

坯在窑内的高温中慢慢变黑,变成“黑瓦”。若烧制青砖,则需经过一道叫“杀青”的工序,砖坯烧熟后,通过连接古窑的一条地面小水沟,引水进窑,然后把窑门封闭。进炉的水,就变成了蒸汽,熟透的砖坯在蒸汽中慢慢地由黄色转变成青色,变成青砖了。

如此工艺,我是听古窑里一位村民说的。但他其实也只是个转述者。很想从古窑所在

村或者周围,找到一位古窑工,几次去寻访都未能如愿。村民说,没人再干这活了,窑也多年没烧了,这古窑能留下来没拆掉也算奇迹。想想也是。烧窑是门技术活,单是装窑——将瓦坯高高的垂直叠放,每一摞瓦坯之间留出隙缝,防止烧制时互相碰撞导致变形,现在就没人会整。烧窑又是门苦累活——窑内温度上千摄氏度,室外温度也有四五十摄氏度,窑工24小时值守,不停地向窑内添柴,随时观察火候,不管夏天还是冬天,守在炉旁的窑工都只穿一条短裤,光着膀子赤着脚,现在也没人愿干。

现代人更喜欢坐在空调房里,品品茶,喝喝咖啡。于是,古窑旁,那曾经是制作瓦坯的场地,新建起“听树茶苑”。茶苑里,饮茶很妙,饮咖亦可,中西融合,器具皆是古朴“中国风”,像是从古窑里烧制出来的。大片的落地窗玻璃将阳光尽数收纳到室内,也带来了窗外百亩荷塘的盈盈绿意。荷叶密密麻麻,小鱼在荷叶下嬉戏,偶尔还有几声蛙鸣。当然那是夏日,若到了寒冬,则可围炉煮茶,此时窗外一池枯荷,叶似伞,梗似箭,顶着干枯的莲蓬,弥漫着肃杀的寒意。室内却是炉膛炭火正旺,炉上吊壶茶香四溢。围炉而坐品茶,聊聊古窑,也是美美的。

或许,人们在古窑里喝茶,喝的就是古窑的意境。毕竟,千年窑火,烧出了不朽的瓦作艺术。

如今窑火虽息,可生活在城市的人,青砖黛瓦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。

重回古樟驿

□赵利平

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过这个故事。

妈妈说有一个贫困书生路过此地,既渴又累,闭目傍树下。朦胧中发现不远处有162缸金子。书生想,若露天放,恐流失;若告诉别人,恐被抢;若自己拿了,于读书人是罪孽;于是就把这些金子埋了,种樟树作标记,继续前往求学。书生三年学业期满,归来发现该地新建三间茅棚,樟树也枝叶丰茂。当夜,土地神托梦与他,嘱他留守乡里,管好这些金子,教学子弟,用这些金子造福百姓。后来,书生照此办了,直至老死。当地百姓塑像供奉,庙周边又增种樟树表示纪念。因该地处彩畚中间,百姓称中管庙,供奉的书生称中管菩萨。

妈妈要我好好读书,中管菩萨是我的榜样。

我从中管庙出来,与朋友们在简易餐厅汇合。我们取了十道菜,总共花费了170元。价格平均下来,比在单位食堂用自助餐还要便宜。

餐厅搭得比较简单,吃的人却很多,还时常翻桌。我问了几桌游客,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,到这个地方做什么。他们告诉我,是从定海城里来的,就是到这里秋游一下,然后用个餐。这里的餐实在太便宜了,味道都是原生态的。

我们用完餐,走在绿色草坪的小径上。草坪上用铁架子挂着酱好的暗红色的肥鹅、肥鸭和猪肉;竹子编的扁簾上晒着鱼

干、鳓干。风吹过来时,轻微的肉香和鱼香如一缕轻烟四处晃动。小径两边,村附近的群众摆了不少小摊,有卖蔬菜的,有卖橘子、文旦的,有卖薯片的,有卖瓜子、花生的。不少游客一边挑着新鲜的蔬菜,一边与摊主还着价。整个古樟驿一幅热气腾腾的景象。

我们在古樟树下,与村书记见了面。书记一见我,便称我老师,说是给他们村上过课。我笑着说,刚才在餐厅门口见你抡着刀斩着黄牛肉,吆喝着卖肉,没想到是书记你。

书记告诉我们,古樟驿餐厅等都是村里集体经营的。自2024年5月开业以来,他每天凌晨四五时就出发前往定海城采购食材。古樟驿的工作人员都是村民。

为了吸引游客,他把利润严格控制在15%。他说,如果这菜贵了,游客就少了。他要把古樟驿做出品牌来。

我一下子想起了中管庙供奉的那个书生。只是他是书记,不是书生。但为民的文化精神却在这古樟驿传承下来了。

我们在古樟树下,与书记聊着天。阳光从叶子间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,好像碎金铺在草坪上。

树存在,这里的人、事、景象,便也日夜存在。

所谓历史、所谓文化,便也这样产生、这样传承。

黄泥岙的深情守望

□陈瑶

霜降过后,天地间的清气上升,浊气下降,海岛的天空呈现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。这样的季节,最适宜探寻岛城周边的乡村村落了。

车子行驶在东海百里文廊盐仓段时,一股清新的绿意吸引了我们的目光,在“黄泥岙古村”五个字的牵引下,不期然遇见了一座藏在深山皱褶里的村子,似有一点仙风道骨的味道。

黄泥岙古村位于盐仓虹桥水库的东南侧,两座高山夹峙其间,似乎与世隔绝,却也绵延生存了几百年。黄泥岙,名字素简拙朴,恰如村落天然原始。

海岛古村落的风貌大抵相仿,老旧的石头房子,带着同一种特性,那就是见证着岁月的沧桑。有时,我也不想弄清楚古村落的来龙去脉,只是享受一种置身于古老光阴中的静谧。

沿着一条石板路,走进村子,路边竹影婆娑,似穿梭在时光深处。不过,这里曾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古驿道,也是从前村民走出黄泥岙,去看外面世界的唯一村道。半路上,有一座名为“村口茶铺”的石头房子,咖啡香从窗户里飘出来,瞬间让这个清幽的小村子,多了一点文艺气息,也让古村焕发了新活力。

原来,这“村口茶铺”是一位90后苏州姑

娘在打理。这里就像古时候的驿站一样,小茶铺里有茶,有甜点,也有咖啡,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。大树底下放着几把老式的竹椅,若是走累了,可以坐下歇歇脚,稍作休憩。喝着咖啡,品着茶,吹着山野风,惬意地坐在竹椅上,就像坐在带着印记的旧时光里,不闻车马喧,只听鸟鸣声。

一条山溪从山坡处顺流而下,穿过石桥,汇聚成一汪清澈碧绿的水潭,淙淙流水声,打破了古村的沉默厚重,却又汨汨不息流淌着生命力。每到夏天,水潭边总能吸引很多家长和孩子纳凉、游玩。溪水边的草坪上搭起帐篷,摆上露营桌椅,大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,躲进大自然的怀抱,喝茶、聊天、吃东西。而孩子们在山林中玩耍,拿着水枪嬉闹,在水潭中划船,体验了不一样的乡野童趣。不经意间,竟给这片寂静的山林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。

潺潺溪流,终年不竭,为古村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。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溯溪而居,小溪流水的环绕,水与石屋相映成画。溪床下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沿革,从清乾隆年间的人烟渐起,历经鼎盛浮沉,如今留下的深宅大院,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深情地守望黄泥岙古村。

村里保留下来的这座阮家大宅,具有明清建筑风格,巍峨高大的台墙门,矗立于山

林间,其气势并不逊色于城里的大宅门。老宅任由时间侵蚀,藤蔓爬在围墙上,青苔铺在瓦砾间,蛛网结在木窗上,这些岁月遗留下来的道道印痕,依然清晰可见。

墙门上的精美灰雕图案,镂空的石窗,粗壮的廊柱,斑驳的青石板,宽敞的院落……所有这些都镌刻在时光的河流里,承载在曾经华丽的记忆里。据村里的老人说,大宅的主人名叫阮孝生,年少时随亲戚走出黄泥岙,闯荡到大上海,凭借自己的活络头脑,又肯吃苦耐劳,靠在上海滩做煤炭生意发家致富。后来,花巨资在老家建了这座豪宅,又出资给村里修路修桥,可算是光耀门楣,也让深处大山里的黄泥岙村轰动一时。

黄泥岙有很多古树,扎根在柔软细腻的黄泥中,树冠如伞,枝繁叶茂,苍翠劲拔,向天空伸展枝丫,阳光透过树叶间隙,洒落一地细碎的光影,就像一点一滴金色的鳞片。那些古树仿佛能触摸历史的刻痕,一圈圈年轮记录着光阴。村民们相信,古树是有灵性的,能够保佑一方平安,为他们带来福祉。

古老的大宅,悠长的溪流,参天的古树,还有安静的时光。这样朴实无华的古村落,是岁月赋予人类的珍宝,更是我们回归本真,守望心灵的净土。

“听啊。啦啦呀呀,叽叽喳喳,顿挫又抑扬。你看台上,四四方方,观众起哄叫嚷……”这首名为《木偶戏》的歌,描述的是人们看提线木偶表演时的场景,歌词热热闹闹、诡异荒诞,旋律带着京腔百转千回。

在网络上听到这首歌时,他哑然失笑,脑海里浮现出看家乡木偶戏时的情形。一米见方的舞台上,千军万马驰骋奔腾,林林总总闪亮登场。二胡声、唢呐声、大锣小锣声,以及表演者不加雕琢的唱吼声跌宕起伏,台下观众随之鸦雀无声或掌声雷动。这才是好看客呀!哪像歌中唱的,观众起哄叫嚷,那不是砸场子就是演得不到位。他暗自嘲讽着。

第一次看木偶戏表演,应该是他十岁那年的寒假。在族人们修缮的祖庙落成那天,村长请了挑着担的戏班子来做一场“小戏文”。所谓的戏班子其实只有两人,一人台前唱戏、耍布袋木偶,一人幕后吹拉弹。他看着两人放下担子,变魔术似的将折叠的戏台子搭建起来,大红色的帷幔上是狭小的舞台,舞台背面是镂空雕刻的隔板,挂着两块围帘。然后,他俩从木头戏箱里取出一个个木偶挂在隔板后。那些木偶的头只有拳头大小,脸上色彩艳丽,有着迥异的面部表情,和善的、威严的、奸佞的。它们戴着不同的冠帽,披着各种颜色的、有两只宽大袖子的华袍,绿衣的是花脸、红衣的是书生、黑衣的是武生。

唱戏的40来岁,长得精瘦,嗓音却是铿锵利落,可以用不同声调演绎生旦净末丑,还能将鸡飞狗跳模仿得惟妙惟肖。手起嗓落间,台上木偶摇头晃脑、磕头作揖、抚须耍大刀,像是被围帘后的一双手注入了灵魂,一个个活了过来。他虽然听不全内容,却能跟着唱腔和乐器声,或悲喜或紧张或愤怒,换现在的说法,就是被情绪感染。

他从此爱上了木偶戏。村子里看表演的机会不多,他千方百计去邻村看,去定海县城看,甚至缠着大人坐船去岱山看。

长大后,他去外地念了大学,然后在异乡成家立业。这些年他到过不少地方,看过各地提线木偶、杖头木偶、铁线木偶戏的表演,甚至去过陕西的皮影戏。或许是爱屋及乌吧,他总觉得舟山的布袋木偶戏至今无法被超越。无奈琐事缠身,家乡不是想去就能去成的,恰好能亲临现场看表演更是难上加难。

几个月前在抖音上偶然刷到了“爱木偶的小侯”,让他如获至宝。虽然小侯每次上传的布袋木偶戏的表演视频不长,却足以让他过把瘾。字正腔圆的舟山话激越高昂地喷薄而出;收放自如的表演神情云淡风轻,只看得他酣畅淋漓。他感觉像喝了二三两小酒,醺醺然在海里泛舟游荡。看着着实能醉人呀,特别是看家乡的戏。他偶尔也会蹲小侯的直播间,却从不发言,他觉得自己依然是沉默而忠实的看客,一如年少时。

其实他也是家乡的忠实看客,特别是近几年,一直关注着东海云廊和文廊的建设项目。知道曾经的家门口要打造非遗宽窄巷,还要建木偶戏展馆后,他异常兴奋,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他很少见地在朋友圈转发了布袋木偶的表演视频,并写下发自内心的感慨。

不能总当一名看客,他想。